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三回 駱宏勛命余謙硬奪把戲

卻說駱宏勛大叫為何？因這日子內席面上任大爺的主席，駱宏勛是客席，背裏面外，對著王倫的亭子，飲酒之間，抬頭看見王倫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向賀氏嬉戲，心頭大怒，按捺不住，遂失聲大叫。及任大爺追問，又不好直言，說道：“此話不好在此談得，等回家再言。”分付余謙下去，對那踩軟索之人說：“不必玩了，明日叫他早間往四牌樓任大爺府上取銀子，分文不少。”余謙領命，下得亭臺，向老兒說道：“今已見武藝之精，何必諄諄勞神，不用玩罷！我們今日未帶許多銀子，叫你老人家明日早間，往四牌樓任大爺府上去拿銀子。”那老兒答道：“大叔方纔說了四牌樓任大爺，莫非就是‘賽尉遲’正千任大爺麼？”余謙答道：“正是。”那老兒說道：“久仰大名，尚未拜謁，明日早去，甚為兩便。”遂將那女子喚了來，將那架子收了，同至包裹前歇息。那女子向母親耳邊低聲說道：“孩兒方纔在軟索上見了一人，就是叫我賣賽的亭子內之人，生得方面大耳，虎背熊腰，丈二身軀，凜凜殺氣。據女兒看來，倒是一位英雄。”老婦聞女兒之言，觀女兒之色，知他中意了。向那老兒耳邊，將女兒之所述說一遍。那老兒滿心歡喜，自付道：“聞得任大爺乃是個黑面紅鬚，此位白面卻是何人？”即至亭子旁邊，問那本地人，方知是遊擊將軍駱老爺的公子，名宏勛，字賓侯，年方二十一歲，與任大爺是世弟兄，就在任大爺家借住，本籍廣陵揚州人也。訪得明白，即走回來，對媽媽說：“我明日去拜謁任大爺，就煩他作伐，豈不是好。”看官，你道這老兒是什麼人物？他是山東恩縣苦水舖人氏，乃山東陸地有名響馬。山東六府並河南八府，以及直隸八府道上，凡有行道之人，車馬行李之上，插個“花”字旗號，即露宿霜眠，也無人敢動他一草一木。這老兒姓花，名萼，字振芳；這位奶奶亦是山東道上有名的母大蟲，父親姓巴，共生他兄弟十個，這位奶奶乃頭生，底下還有九個兄弟，乃巴龍、巴虎、巴彪、巴豹、巴仁、巴義、巴禮、巴智、巴信，也俱有萬夫不當之勇。這奶奶因幼年曾在道上放響，遇見花振芳保鏢，二人殺了一日一夜，未分勝負。你愛我、我愛你，因此配為夫婦。一生所產甚多，俱不存世。老夫婦年紀將六十，祇有這個女兒，小名碧蓮，年方一十六歲，自幼從師讀書，文字驚人；又從父、母、舅習學一身武藝，槍刀劍戟無所不通，老夫婦愛如珍寶，不肯輕易許人。又且這碧蓮立志不嫁庸俗，必要個英雄豪杰纔遂其願，所以今日這老夫婦同著巴龍、巴虎、巴豹、巴彪兄弟四人，帶著女兒，以把戲為名，周遊各府州縣，實為擇婿。出來有幾年的光景，並無一個中女兒之意。今來定興縣，問得桃花塢乃士人君子、英雄豪杰聚集之所，特同眾人來訪察一番，不期女兒看中了駱宏勛，所以老夫婦歡喜不盡。這且不提。

再表賀世賴同王倫在亭內飲酒看把戲，那王倫在那裏親千里嘴，忽听得對過亭子內大叫一聲，猶如半空中丟了一個霹靂，即時，踹軟索的也不玩了。賀世賴在旁說道：“門下對大爺說：不要取笑。大爺不聽，弄得他知覺，如今連軟索也都不玩了，好不敗興也。門下方纔聽見喊叫之聲，不是任正千，乃是駱遊擊之子駱宏勛也。門下諒任正千必要問他情由，有舍妹在旁，姓駱的必不好驟然說出。幸虧任正千不知，若正千看破，此刻我們這桌子早已被他掀倒了，打一個不亦樂乎！”王倫被這一句話說得老羞變成怒，說道：“他玩得起，難道我就玩不起？他不玩，我偏要玩，看他把我怎樣！”分付家人王能、王德、王祿、王福：“多去幾個，將那玩把戲的人都與我喚來，憑他耍多少套數，與我盡數全玩；憑他多少銀子，分文不少。”王能等聞命，即至花老面前，道：“老兒，這裏來，吏部尚書王公子叫你。叫你們憑有多少套數盡數全玩。不拘多少銀子，叫你們府內去拿，分文不少。教你要比先前更加幾分工夫，方顯我們大爺體面。稍有懈怠，半文俱無。”那花振芳聞這許多分付，做這許多的聲勢，就有三分不大喜歡。今日若不去隨他玩，又要和他淘氣，耽誤了明早去拜正千，祇得忍氣吞聲，答道：“曉得。”遂同巴氏弟兄跟隨王府家人前來。

再言駱宏勛因心內有此一氣，悶悶不悅，酒也不吃了。抬頭一看，那玩把戲的老兒去而復返，卻是為何？余謙抬頭一望，見前面四人盡是王府家人。余謙平素認得，遂說道：“前邊四人，小的認得是王倫家人。想是對過亭子上王倫也玩把戲哩。”駱宏勛聞得對過也要玩把戲，不由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說道：“他們共是二十套，我們祇玩過兩套，還有十八套未玩。余謙下去對那老兒說：‘還早，這邊未曾玩完。’倘王家不肯，與我打這個狗才，再同王倫講話。”余謙聞命，笑嘻嘻的去了。看官，你說余謙因何笑嘻嘻的？因他乃有名的“多胳膊余謙”，听说打拳，心花俱開，聞得主人分付他打這狗才，不由的喜形於面，急忙迎上前來攔住，說道：“那老人家，我家老爺還要玩哩！”花老道：“方纔這四位大叔相喚，等俺玩過那邊的，再往這邊來玩吧。”王能等四人上前接應，道：“余大叔，久違了！”余謙怒狠狠的回道：“不敢！”王能又道：“余大叔，那邊玩過了，已經不玩了，我家爺纔命我等喚他。候弟等到亭子內稟過大爺，少玩兩套，即送過來，何如？”余謙說道：“多話，他共有二十套，我們祇玩了兩套，餘著十八般尚未玩。待我們玩過這十八般，再讓你們玩不遲。”叫道：“老兒，隨我來！”王能等四人素知余謙的利害，那個再敢多言。花老兒同巴龍弟兄，祇得隨余謙來了，又仍至先前踩軟索的所在。花振芳同巴龍二人跳下場子，各持長槍，上下四左五右六，插花蓋頂，枯樹盤根，怎見好槍法？有《臨江仙》為證：

神槍手真可堪夸，槍擺車輪大花。落在英雄手逞威，軍中遇能將，陣中傷敵家。前沖足遠護兩丈，後坐能沖丈八。七十二路花槍妙，若人間武明，甫勝天上李哪吒。

恐此道不盡槍法之妙，又有一詩為證：

奇槍出眾世間稀，護前遮後無空遺。

祇怕敵人驚破膽，那堪神鬼亦淒淒。

二人扎了一回長槍，滿場喝彩。

且言王家人四個，听余謙將那老兒生生奪去，不好回稟主人，恐主人責罰無用。回至亭外，心生一計，將腳步停住，使個眼色與賀世賴，賀世賴看見，望王倫說聲：“得罪，門下告便。”便至王能等前，問：“列位回來了，叫的那老兒何在？”王能皺眉道：“我弟兄四人領了大爺之命，已將那花老喚至半路，不料對過亭子內，駱遊擊家人余謙怒氣沖沖，生生奪去。賀相公是知余謙那個匹夫平日的凶惡，我弟兄四人怎能與他對手？欲將此話稟上大爺，恐大爺動怒，責備我們四個人倒怕他一個。故此請賀相公出來，你老人家極有機變，指教一二。”賀世賴沉吟一會，道：“你們且在下邊，莫進亭子內來。那老兒在那裏玩槍，大爺也不知是他玩不是他玩？不問便罷，如問時，我慢慢的代你各位分說便了。若以實情告訴，倘若大爺任性，叫你與他鬥氣，你們是知任正千同余謙之名的，還打的鮑史唐，好景不得好玩，好酒不得好吃，可不是？”王能四人齊應道：“全仗賀相公維持。”賀世賴走上亭子，說聲：“有罪！”就坐下了。王倫道：“你看那老兒，年近六旬，比得好槍法，全身俱是氣力。”賀世賴答道：“真乃好槍法！”

再講花振芳同巴龍，把七十二路花槍扎完。巴虎又跳上場，手提鐵鞭一枝，前縱後坐，左攔右遮，祇听得風聲響亮，真乃好鞭法。怎見得？有五言詩一首為證：

爐中曾百煉，破節十八根。英雄持在手，臨陣擋征人。

倘若著一下，折骨又斷筋。四圍風不透，上蓋雨不淋。

一路分二路，四路八達分。變化七十二，鞭有數千根。

好似一鐵山，那裏還見人？驚碎敵人膽，愛殺識者心。

若問使鞭者，山東有名。生長豪門第，久居苦水村。

姓巴諱虎字，排行二爺身。

巴虎使了一回鞭，人人道好，個個稱奇。

且說任正千同駱宏勛看得親切，心中大悅，說道：“我祇當是江湖上花槍花棒，細觀起來，竟是真本事，祇在你我肩左，不在

肩右。”分付余謙：速速下去，將老兒同那幾位英雄俱請上亭子來，說：‘觀此兩件武藝，已經領教；餘者自然也是好的，不敢有勞了，請上亭一談。說我二人在此立候。’余謙下去，遂將花老兒同巴氏弟兄俱請上亭子。任大爺同駱大爺相迎，見禮已畢，分賓主而坐。花振芳開言道：‘那位是任大爺？那位是駱大爺？’任正千道：‘在下任正千。’又指駱宏勛道：‘這位是駱大爺，名宏勛。’花老道：‘昨晚方到貴處，尚未拜謁，容罪容罪！’任正千道：‘豈敢。方纔觀見槍、鞭二件，玩得驚人，已知英雄豪杰，非是江湖之花槍可比也。若不嫌菲酌，特請一敘。敢問英雄貴府何處？高姓大名？’花老兒答道：‘在下姓花名萼，字振芳，乃山東恩縣人氏。這四位乃內弟巴龍、巴虎、巴豹、巴彪。’任正千道：‘莫不是苦水舖花老先生麼？’花振芳道：‘豈敢，在下就是。’任正千道：‘久仰！久仰！’又問道：‘適纔跑馬女子卻是何人？’花振芳道：‘那年少的是小女，年老的乃賤內也。’任正千道：‘幸而問及，不然多有得罪。既是奶奶、姑娘，何不請來與駱太太、賤內坐一坐！’花振芳同巴氏弟兄站起身來道：‘不知是駱老太太、任大娘在此，未曾拜見，有罪！有罪！’重新又見過禮。花振芳走下亭子，將花奶奶及碧蓮姑娘叫上亭子，眾人見禮已畢。花奶奶與碧蓮同駱太太、任大娘一席，花振芳與巴氏弟兄、任正千、駱宏勛一席，談笑自如，開懷暢飲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